

# 民族·地域·女性

——叶梅创作扫描 □李美皆

叶梅的写作,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三个维度:民族书写、地域书写、女性书写。

叶梅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自觉的作家,那种自然而然地化在她骨子里的民族眼光和民族意识,首先缘于她的土家族出身,以及她文化血液中的土家族精神。叶梅的写作,既是对土家族历史风俗的巡礼,又是向土家族文化精神的致敬,即使一个不了解土家族的人,在读完叶梅的作品后,心里也会立起一座土家族的文化雕像。

小说是民族的感性历史,鄂西土家族从前是土司制,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实行流官制,叶梅的小说《山上有个洞》中,写到了“改土归流”的疼痛转折。叶梅是以虚写实,虽然故事是虚构的,但这段历史却是真实的,田土司也确有原型。叶梅笔下的土司(包括《最后的土司》中的土司覃尧),从来不是一个腐朽的代名词或恶的刻板印象,而是励精图治、值得崇敬的阳刚男人,这是叶梅对于土司一以贯之的历史认知。一个阳刚的土司,代表着一个阳刚的民族;一个土司的励精图治,说明着一个民族生活的蒸蒸日上,在对田土司的理想刻画中,暗寓着叶梅深厚的民族情感。

叶梅对于土家族的规矩是颇下功夫的,对于土家风俗的呈现更为感性和直观。土家族实行流官制之后,有了多种文化的汇合。《撒忧的龙船河》中,叶梅把跳丧的场面写得酣畅淋漓,感觉那绝非死亡之舞,而是强悍的生命之舞。这种生死观无疑昭示着一个民族来自彼岸的强大元气。《最后的土司》中,叶梅写土家族的舍巴日仪式,写伍娘的舞蹈,如精灵,如火焰,写如雷滚过的鼓声,令人血脉偾张。《花树花树》等写到哭嫁是土家女儿的必修功课,哭嫁歌要唱上一个月,夜晚姑娘们围着火塘轮流唱。《歌棒》则写到了荟萃土家文化的民歌民谣。

叶梅从不掩饰作为土家人的自豪及其对于土家民族性格的倾心。《撒忧的龙船河》写出了土家汉子覃老大的血性。在覃老大这个形象身上,一个民族的精髓被刻画到入骨。在彰显土家民族文化人格的同时,叶梅也触及了民族间的隔膜问题。《最后的土司》中,民族间的文化隔膜导致的问题更加明显。手艺人李安躲壮丁来到龙船河,因为太饿偷拿了舍巴日的供品,土司覃尧下令砍去他的一条腿,并让哑女伍娘照顾他。李安和伍娘相爱后,他们的婚事得到了土司覃尧的同意。但龙船河还有一个规矩,新嫁娘的初夜是要献给神的,神就是土司覃尧。在人“神”欢合之时,暴怒的李安点燃了新房。覃尧爱恋伍娘,伍娘却不爱作为凡人的覃尧。李安向覃尧复仇时,被官兵捉住,覃尧却不惜代价救下李安。李安终于对伍娘回心转意,却发现孩子是覃尧的。李安恶毒地让伍娘把孩子生下来,作为挟制和报复覃尧的杀手锏。又一年舍巴日到来时,传说疯了或躲起来了的伍娘像一道火焰,突然冲进了舍巴堂的中央。伍娘滴血而舞,鼓声停住时她倒下了。此时,李安正带着孩子离开龙船河。覃尧带人截住李安,要回孩子,最后用枪声送走了李安。

文化的隔膜导致的仇恨与报复,将原本善良的

人性都扭曲了。在种族隔膜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的今天,不同文化之间的积极沟通与彼此尊重,显得尤其重要。《最后的土司》是对族裔文化差异的一个复杂隐喻,对于文化差异问题的思考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深度。

叶梅文学视野中的民族元素,除了她的土家族出身,还缘于她曾担任《民族文学》主编的使命意识。散文集《穿过拉梦的河流》涉及30多个民族的作家作品,简直就是一部民族文学的感性百科。

叶梅生于三峡长于三峡,是地地道道三峡的女儿,后来虽到京城,仍然有着浓重的原乡情结,三峡的语言、风物、山水草木和人物,都满满地充实在她的文字中。叶梅笔下的地域,经常是三峡的龙船河、龙船寨,她的人物和故事,往往出没于这里。也只有当她的人物与故事出没于这里时,她写起来才得心应手。

叶梅笔下的三峡人物,对于三峡往往有着苦楚衷肠的爱,比如《撒忧的龙船河》中的覃老大,无论外面的世界有怎样的诱惑,他始终走不出这条龙船河。有热爱就有痛楚,叶梅的《青云衣》写三峡搬迁,无可避免地浸透着别离三峡的痛楚。三峡移民是一个现实题材,但这却是一篇略带历史传奇色彩的小说。《青云衣》成功地刻画出几个性格各异生动鲜活的人物,写义薄云天的三峡汉子向怀书和向怀田,笔力峻健,以冷笔写热血,令人震撼;写山野精灵姐儿,笔调灵活多姿,泼洒有致,如鱼得水;而写具有东方情韵的嫂子,笔力沉稳,体现出默然对弈的小说内功。

如果说,《撒忧的龙船河》和《最后的土司》触及的是民族文化之间的隔膜,《歌棒》触及的则是城乡心灵之间的隔膜。近几年,原生态唱法作为一个音乐亮点非常引人注目,几乎掀起了一种文化潮流,《歌棒》中,三峡龙船河的农民歌手沙鲁就是在这种潮流中被挖掘出来的。然而,在一场重要演出中,他却突然失踪了,因为一根歌棒。歌棒就是三峡歌者记歌词的一根棒,不是用文字来记,而是用只有本人能看懂的一些纹路,他们“用一辈子精心刻画,任何时候只要一摸,就会想起那些美妙的词来”。这根歌棒对别人没用,对它的主人,却是魂儿一般重要。为了寻找沙鲁,女主持人芳罗来到了沙鲁的家乡,见到了沙鲁的父亲。这位曾经的民歌好手对城里人本就不信任,是遭遇教会了他防范,然后,他又把这种防范和不信任传给了儿子。歌棒和所爱的女人,是龙船河歌者的灵魂,没有了灵魂,他们就不能再唱歌。而偷走他们灵魂的是城里人。在这里,城市和城市人,是与乡下和乡下人对立出现的。需要注意的是,沙鲁本是三峡移民,搬迁后因不适应,又回到了龙船河。叶梅笔下的这类人物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越热爱三峡,对外面的世界就越不适应。这里面是否蕴含着一种文化方向上的迷茫,是否存在着一个令人忧虑的文化融合问题?文化的同化风潮已经席卷世界,那些拥有自己独特文化的地域,将何去何从?某些具有景观价值的地域,作为文化留存当然不难,更值得关心

的,是那些景观之外的平凡的生存选择。小说最后,沙鲁的歌棒在城里找到了,芳罗想:沙鲁有了这歌棒,会不会再一次走进都市呢?这个结尾隐含着一个良好的祝愿,如果乡下人被城市弄去的灵魂能够找回来,两者的心灵是不是就能够消除壁垒彼此沟通了呢?

叶梅笔下那些亮烈的三峡儿女,聚焦了三峡人物身上的三峡性格三峡精神。叶梅之所以能够托起这些人物,是因为她身上首先就具有这种三峡性格三峡精神。叶梅是一个接三峡地气的作家。其创作上的包容与豁达,与作家人格的包容与豁达是一脉相承的。

叶梅塑造得较好的男性往往是过去的,她塑造得较好的现代人则是女人,尤其是三峡女人。《花树花树》开篇就是女人生产,写得灵异震撼。七仙女附体在巫师覃老二身上,为即将出生的婴儿看她们的命树——花树。难产的女人死去,女儿们在太的抚养下长大。太是个决绝的有骨气的女人,对于负心的男人斩截如刀。但不幸璩女重复了被男人辜负的命运,自亡火海。当昭女看到乡长朱国才皮袍下面揣着的“小”时,她立刻鄙弃了他,同时也放弃了那个改变命运的公办老师的名额,要自己去创造自己的命运。回乡知青朱国才本来不愿做大队支书的上门女婿,但家里因此遭到报复,最后他妥协了。昭女面对局促的命运,却决不妥协苟且。对比之下,女人比男人活得响亮。昭女、璩女的命树——桃树、李树在她们出生时就种到了母亲的坟上,璩女死去后,昭女决计砍掉这两棵树,这意味着,她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太只能终生守在这个地方,严加看管着自己的命运,昭女则要离开这里,对命运出击。昭女走出时想的是:我会回来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且,她要穿过人群,抓住畏葸的大表姐的手。这预示着回归,同时也显示出,在女性命运相互关照中,女性情谊的伟大力量。无疑,叶梅看重女性个体的力量,也看重女性情谊的力量。

《五月飞蛾》中,石板坡的二妹不甘被动接受别人安排的命运,顽强地活在城市里,守望着随时可能到来的希望,她寻找幸福的决心,简直可以令命运低头。《乡姑李玉霞的婚事》中,李玉霞主动出击,把自己出人意料地嫁了出去,她的出嫁不是赌气,而是主宰生活的自信。粗犷的生活奈何不得她,即使在菜市场卖鱼,她的形象也是明眸皓齿的,嗓音也是鲜活嘹亮的,她驾驭着男人,驾驭着自家的日子,活色生香地住在自己的命运里。

从这些富有力道的女性身上,能够看到叶梅的精神之光与人格力量;只有发光的灵魂,才能用自己的光芒照亮笔下的女性。可以说,这些女性都有着叶梅的灵魂,有叶梅自我人格的外射。

叶梅民族书写和地域书写的些许遗憾,在于尚缺少挑战性的省视;其女性书写的些微局限,则在于对女性突破命运的现实基石的构筑有欠厚实和可靠。叶梅的小说写作还可以更加内在化、更具个人辨识度一些。

黄玲教授的新著《妖娆异类——海男评传》,是一部有温度的研究专著,为读者进入女作家海男的文学世界打开了一扇重要的门窗。

海男在当代文坛是一个如“魔女”一般的文学精灵,她以自己文学创作特立独行的风格坚持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一个充满“异类”精神的存在。她能远离喧嚣与纷扰的俗世,数十年如一日畅游在文学的海洋,坚持在行走和思索中叩问、揭示人类灵魂深处的诸多秘密,坚持对两性关系的秘境进行永无止境的探索,以富有魅力的文字写下她对世界,尤其是对云南边疆这片神秘热土上的无限深情。

但迄今为止,国内学界还没有一部专门的著作对这样一位充满专业且颇具研究价值的作家、诗人进行细致、系统的解读。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对于每一位渴望走近海男的读者而言,他们需要一座桥梁,一座可以让他们全方位解读“异类而又妖娆,自信而又迷人的海男”的桥梁。而对于海男而言,她也同样需要这样一座桥梁,可以让她走向更多的读者,尽情展现自己的迷人与优雅。

黄玲的研究新著《妖娆异类——海男评传》的出现,填补了海男研究的空白,如作者在本书“后记”中所言:“研究和评论应该成为作家和读者之间架设桥梁的人。对海男这类充满先锋意识和后现代精神的作家而言更是如此。必要的解读可以引领更多的人进入她的文学世界。”

在云南当代文坛,黄玲无疑是一位勤奋的学者和作家,她创作出版有《李乔评传》、长篇小说《孽红》、小说集《四季流云》、长篇散文《乡之道》等,其专著《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云南当代女性文学综论》曾荣获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和第三届全国女性文学奖。这部《妖娆异类——海男评传》是目前国内第一部对海男及其文学创作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也是云南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的又一重要收获。作者融女作家的感性学习与学者的理性为一炉,通篇以散文化的笔调,将理性的结论隐藏于感性的表述之后,对海男的文学人生进行了充满诗意的细致解读。

这既是一部人物评传,更是由两个女人、两颗同样被文学所温润的心灵之间进行的深入交流,这就决定了这部评传不同于那些热衷于研究对象隐私,把研究对象当作电影明星进行娱乐的写作,而是纯粹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对海男的精神历程和审美体验进行解读,体现了一个具有学术追求的学者严谨的研究态度。

黄玲在研究海男时,是以自己喜欢

的方式,用能感知海男心灵温度的方式走入海男的世界,无论是海男的生活世界还是文学世界,黄玲都以同样身为女人、同样作为文学作者的视角进行“有温度”的解读。在黄玲的眼中,海男是一个穿着蓝色背带裤的率性女孩,宛如飞舞在红土高原的七彩蝴蝶,在梦幻中翩翩起舞,在喧哗中观望世界,在岁月的年轮中不断展现出自己的迷人与优雅。同时,海男又似盛开在云南边地的美丽山茶,美艳、动人。而在文学的世界,海男则俨然一副女巫甚至是女王的姿态,她以自己独特的文字书写着男人、女人,也书写着身体与爱情,她在自己的文学世界徜徉,充实自己的同时也温润了一批又一批读者。

研究的落脚点所在对一部人物评传而言至关重要,它直接决定着研究本身的内在价值。《妖娆异类——海男评传》以海男的成长历程为线索,以15章的篇幅将一个出生于永胜边地的女孩如何成长为中国当代文坛的“异类”作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阐述。海男在文学创作上的心路历程、海男淡定的处世哲学、童年与少女时代的经历对海男创作的影响,以及海男创作的独特性,是整部评传的研究重点。全书通过心理学、女性主义、文本细读等研究方式的运用,理性而生动地展现了海男充满巫性的文学世界。正是“评”和“传”的有机结合,使海男的文学世界得到生动的呈现。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黄玲都以充满女性特色的目光和视角对海男的精神世界进行研究探索,从而让整部评传显得轻盈而又厚重。比如对海男那部曾经引发诸多争议的长篇小说《我的情人们》,黄玲从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揭示了其充满“叛逆”精神的创造与挑战,也对其被批判的原因进行了冷静剖析,体现了科学、客观的研究态度。对海男一系列跨文体的试验之作《女人传》《男人传》《身体传》《爱情传》等等,评传中对其在人类灵魂之域的探索精神和价值也有深入的研究和总结。海男的“异类”和“妖娆”,正是通过研究者感性和理性精神相结合的研讨,逐步地得到概括提升,拉近了读者和作家的距离。

值得一提的是,《妖娆异类——海男评传》由云南大学教授、评论家宋家宏为之作序。作为云南文坛的一对文学夫妻,宋家宏和黄玲两人一直在生活和文学事业上相濡以沫、共同进步。此次宋家宏教授以丈夫和评论家的双重身份为这部著作作序,倒也不失为这部评传的一个亮点,丰富了作品的内涵。

## 深情的祭奠与诗意的阐释

□刘斌

当我读到诗人普冬的《太阳穿过白桦树丛》时,想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列维坦。这位被誉为“俄罗斯吟唱的风景”大师,曾经怎样深深地震撼了我,它不独传达出艺术家深深的压抑与忧伤,更道出了我们整个人类苦难的过去、沉默的今天与迷惘的将来。列维坦自己也说过:“其实我们是陷在难以摆脱的困境里,我们是堂·吉珂德,但比堂·吉珂德不幸百倍,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在同风车作战。”列维坦就是像堂·吉珂德一样的一代大师。他的每一幅作品,都是“最普通最平凡的景色”,但无不有着“强烈地”“不可抗拒地作用于”我们心灵的“亲切而又深深打动心弦和令人悲伤”的特点。而这一切,用列维坦的话来说,“不是理智和分析所能获得,它只能由爱来理解”。诗人普冬是深深懂得列维坦的。在我看来,《太阳穿过白桦树丛》是一场与人类杰出灵魂的对话,是超越时空的交流,是诗与画的跨界的重唱,是一种包含着敬意的诗意阐释与献歌。

诗歌的题目选为“白桦树”,可谓是十分精准的“对话”选题。白桦树同样是我国东北地区常见的树种,她不仅是油画的常见题材,也是文学、音乐乃至影视的标志性审美符号。诗人通过白桦树传达出他的美学趣味、艺术追求和人文理念。大自然的白桦树那么平凡普通,那么正直,那么贫寒而苍凉,那么忧郁与沉静,却又那么坚定挺拔与坦然。诗人在自然界繁复的“杰作”中选择白桦树赋诗,正是对人类品格中的真善美及美学趣味与艺术精神的理解和尊重。

题目中强调“太阳”,是因为诗人深知,由于凄惨的童年生活的阴影,沙俄专制的黑暗以及精神上的郁闷束缚了他的双手,列维坦久久不能创作出清澈明快的图画来。他的画面上笼罩着一种阴沉的色调,颜色也是那样晦暗,他耗尽精力,但却无法画面上显露出一丝笑意来。列维坦为画面上的明亮度而进行斗争,这一斗争持续了多年。阳光,那个印象派画家们划时代的天才发现,却一直困扰着列维坦的艺术创作。后来,列维坦通过在克里米亚生活感悟以及接触到印象派画作之后,他的画风开始变化,“阳光”出现在了列维坦的一些画作里。《白桦林》就是这其中的佼佼者,被誉为俄罗斯印象派的代表。《白桦林》表现的是小白桦树林的一角,阳光透射着白桦林,如闪光的梦境一般。白色树干和鲜绿色叶子上,斑驳的影子与明亮的阳光构成无比和諧的旋律。青草和蓝色小花,在阳光的映照下鲜嫩欲滴。整个画面的色彩是柔和的、新鲜的,同时又让人感受到明亮的温暖与生机,感受到大自然的博大与厚重,一种造物主的恩赐与神秘。诗人普冬的“太阳穿过白桦树丛”,既显示出对列维坦艺术创作有着一种久经研习的洞彻与明达,更有着一个中国诗人对一代艺术大师的深深同情和执著探求精神的仰望与赞叹。

《太阳穿过白桦树丛》是以一颗艺术之心抚摸另一颗艺术之心。在诗歌首次上,诗人一改列维坦画作里阴郁沉静风格,舒朗明亮,节奏感鲜明,轻松活泼,犹如一首欢快的圆舞曲,响彻在白桦树林里。在诗歌的意象选择上,围绕着白桦树,诗人极为精致地选择了九组意象,分别寓指自由、梦想、神性、雄健、光明、和平、宁静、爱情与希望等含义,而这些正是原先深藏在包括《白桦林》在内的众多风景画里高贵精神的胚芽,是大师忧郁沉静、苍凉空旷的意境里蕴藏着的理想时代的种子,是时代的光雪覆盖着生命与激情之花,是抒情诗手被扼住喉咙的未出唇的美丽歌谣。普冬将它们从深沉的梦境里召来,将它们从沉沉的晚钟声里、凛冽的漫漫冬季和低矮阴暗的农舍传出的声声叹息中召来,这是内心深处以自由与正义、人道与理想的精魂织就的阳光,也是一束向资深贤望青年回眸的阳光,更是一束从情感到信仰乃至艺术真谛脱膺与皈依的阳光。德不孤,必有邻。这样的投射,温暖着渐行渐远的列维坦,也温暖着诗人普冬,更温暖着我们这个嘲笑、拒斥乃至绞杀堂·吉珂德的时代。

在诗歌的语言上,给人以真诚而庄重、洒脱而大气、凝练而含蓄的语感。以这样的语言与列维坦对话,庶几是堪称得体的。而从诗歌的结构上看,实在是匠心独运,以致我们初读不知道从哪个惯常的诗歌结构来把握。它的结构的巧妙就在于是以对白桦林的主体感受来安排全诗的。这样,它就从我们惯常的诗歌结构逻辑中跳脱出来,而完全服从于诗人的主观抒情的需要。就是说,在这样的诗歌书写中,诗歌的结构不再是诗写的手段,而是诗歌的目的,是诗歌的本身。

普冬的《太阳穿过白桦树丛》是一次超越时空的精彩对话,是诗人普冬献给大师列维坦的一束温暖而透明的阳光。是的,他们都是阳光,他们都是当今现实中不可或缺的照亮者。

## 心有灵笛诗自成

□邢海珍

程。这样一首小诗,以很少的文字量做到了首尾圆和,使诗意成为一个美的整体。

心有灵笛诗自成。诗的创造就是以艺术的力量去拓展情怀和心性,以诗意之美去构建一个强大的内在世界。南朝时期的文论家钟嵘在《诗品》中论及晋代阮籍《咏怀》诗时这样评价:“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一个诗人的优良之处在于“情寄八荒”的视域之功,能够运用语言进入博大的情境,“忘其鄙近,自致远大”,在创造中彰显艺术本身的情感力量。张庆和的诗造化于天地自然,从纯净的心性出发,寓感慨于景致之中,常能以小见大,播生命的光彩于景致之外。在《春事四首》中,诗人写平常的春天景象却能独步境界中,平中见奇。在最后一首中这样写道:

春风把叶儿摇晃/小鸟把花儿吮吸/不肯醒来的是那座灰楼/它太破旧了/它太劳累了/它太固执了//阳光却宽厚地说/就让它睡吧/等它醒来的时候/会突然发现/这里/又是一片全新的风景

诗人写那司空见惯的“灰楼”,在春风和花朵中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这就是拓展情怀的“感慨之词”。“破旧”“劳累”“固执”,与春天的风景显然难以协调,但诗人却从另一个角度表现阳光的“宽厚”,他代表“灰楼”看到了“一片全新的风景”。诗的体制虽然不大,但诗人的胸襟却特别开阔,让人不断地从星光闪烁的新意中获得诗享享受。

在诗歌创作中,张庆和善于从生活中提炼鲜活的诗歌意象,提高诗的艺术表现力,加大情感内蕴的意义深度。写爱情他力求找到新的角度,《你曾经走进我的生命》写没有“终成眷属”的情感经历,读来让人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动,“你没有走入我的生活/却走进了我的生命”,“太阳企图提拔影子/被一片云挡住了”的风景,确实是独特的体验和感受。《我们的事》写的也是这样的情境:

小鹿小兔不住一个小屋/只好天南地北地遥遥祝福/偶尔还能去梦里相见/梦里的影子模模糊糊

这样的诗虽然“语不惊人”,但却真切而有韵味,是从心里流出来的文字,把一个严肃而又令人感伤的话题说得很俏,很有情趣。张庆和的“灵笛”之音新意不绝,且有绕梁之效。他是一位特别注重提炼的诗人,在短中求平易,在短中求精到,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把创新的追求放在首位,让诗意从文字中放射出思想和艺术的奇异光彩来。

从张庆和的诗中,我们看到诗人灵敏的跳跃和想象力的升腾,打开了扇扇心灵的窗子,让人置身于一个个鲜活的意象和情境之中,领略着他生命体验和感悟的精华,给人以陶醉,给人以启迪。《小

站》一诗虽然只有短短几句,但诗人写得自然而酣畅,有很高的艺术品位:

车站/一阵铃声/惊落满天星星/有的挂在枝叶/有的跌进草丛/还有两颗真/真淘气——躲进了妻子送别的眼睛……

车站的铃声把满天星星惊落,天上地下,想象很奇特,境界非常高远,本来写夫妻的感情,是离别的主题,但诗人却顾左右而言他,只是最后一下子点到了“妻子送别的眼睛”便戛然而止,给人留下了极大的回味空间。《仰视》这首小诗也很短,全诗只有6个短句,但也是平中见奇,写得理性豁然,可以看出思考的深度:

你看我时/很小/我看你时/也很小/是山的位置抬举了你/别把它当成自己的高度

诗的前四句是铺垫,看似有意无意地说去,但一读最后两句便陡然一惊,再回头看前四句时则让人刮目。写人生和生命的高度,写人的价值,许多时候人们忽略的是“山的位置”。诗人精确的概括是一种提醒,是一种启迪,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觉悟。这样的诗虽然体制很小,但其内蕴却很深远。创新精神是诗人张庆和写作的生命底气,他的诗总能以新意构成“丰满的生命形式”,把诗意引向一片心灵的澄明之境。

诗人张庆和是军人出身,他始终身系着责任和使命,写了很多关注现实和咏怀时事的诗,与非典争锋,为抗震歌唱,表现出一种与国家与人民心连心、同命运的大襟抱。诗集中有写军营、写工厂的诗,洋溢着诗人对生活的热爱之情;写《国际歌》、写西柏坡,抒发政治情怀,表现出诗人强烈的时代感和战斗精神。诗人写邓小平逝世的《那夜,北京大风》一诗可谓情深意重,表达了对一个时代曾作出独特贡献的伟大历史人物的缅怀和敬仰,诗中有这样一节:

风是一种天意/风是一种感应/知道您一生坎坷/才把您的去路清扫干净/知道您年事已高/才把星月擦拭得锃亮/——为您一路照明

诗人把政治内涵化为诗意的映照,以“风”的意象来寄托发自内心的情感,把一种天地间流动的悠远感叹写得大气而舒展。这样的诗既意向明晰,又非标语口号,较好地把握了政治抒情诗的度,体现了深刻的人性关怀,具有充分的时代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感。

《灵笛》是一本有质量的诗集,是诗人张庆和近年出版的一本总结性的诗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诗人不无唯美色彩的创作倾向。这位心有灵笛的诗人,或许能够以此作为一个新的起点,在创造的路上不断发挥自己的优良,写出更多的无愧于诗人称号、无愧于时代责任的佳作来。